

文化视点

杭州国家版本馆中的湖州元素

许金芳

癸卯七月初一，长兴县乡贤文化工作组的同仁在县统战部组织的下，去杭州国家版本馆参观游览，笔者有幸忝列其中。

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有青青翠翠的竹园、云缠雾绕的茶山、水波连涟的湖泊、金浪翻滚的稻田，也出土了许多文物。其腹地良渚因首先发现新石器晚期文化而闻名于世。杭州国家版本馆，又名文润阁、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也称总馆异地灾备库，是具有江南特色版本库，就位于良渚（杭州市余杭区文润路1号）。

由龙泉青瓷拼成的一扇扇屏风，如同宋代的画屏。进入杭州国家版本馆，这座华东地区版本资源集聚中心，如同置身中华文明种子基因库，也让人感到巡游中国古典山水画中。

书籍的形式与内容互为表里，构成了版本文化的核心。中国历代典籍灿若星河、汗牛充栋。在漫长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基本可以囊括中国古代的所有典籍，成为中国传统典籍科学合理、应用广泛的分类法。杭州国家版本馆遵行“四部”法则，以版本文化为视角，对四个专题的历代江南典籍作了一次巡览。

湖州春秋时原本是吴国领地，楚灭越后成为楚国领地，秦代称“乌程”，隶属于会稽郡。汉代沿袭了秦代的叫法，汉末三国时期的孙坚，因功被封为“乌程侯”。

后来，因为这里靠近太湖，便改名为湖州。版本文化渊源流长，一脉千秋，底蕴深厚。五千年的文明史，“版本”在龟甲上刻上了岁月的痕迹，在竹简上烙印了历史的风波。不朽的青铜还原惊天的工业，古老的摩崖石刻沉默着渐褪的颜色，原始的绳结、碎石的排列、陶器上的符号都想在“版本”上艰涩地说些什么。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内踟躅，湖州元素随处可见，版本载体多元，内涵丰富。

一、乌程汉简。战国至唐。在纸发明以前，简牍、缣帛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载体，其上文字主要用笔墨书写而成。无论是简牍还是帛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版本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乌程汉简，2009年于湖州市区旧城改造施工时被发现，随后流失民间，经有识之士多方抢救征集，先后被北京翰典艺术馆收藏，目前计有341枚。

乌程汉简，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成批出土简牍，也是浙江地区首次发现的汉代墨迹，是极其珍贵的版本资源。乌程汉简形式多样，按照内容主要可分为纪年简、公务简、信牍、抄书简、习字简、医药简、其它简等七大类，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领域。杭州国家版本馆展出的28件乌程汉简，涵盖了纪年简、公务简、信牍、抄书简、习字简等五大类，具体包括纪年简1件、公务简16件、信牍9件、抄书简1件、习字简1件。

乌程汉简年代跨度近400年，据简牍所书纪年，最早在西汉文帝时期；以书写风格看，最晚约在汉末三国时期。其中字体主要包含篆、隶、草，也有许多书写形态处于字体过渡阶段，呈现了早期楷书和行书的结字特点。虽然其书写者不一且大多书写潦草，但仍不乏精品之作，为浙江书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版本形态来看，乌程汉简全部为木制，形式多样，如牍、牒、版、“两行”（即宽简的称谓，由于其上通常能书写两行字而得名）等，虽然因为残损程度较重，无法整理出原本尺寸，但却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简牍的多种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乌程汉简作为出土文献，可以印证或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湖州地方历史、地域文化以及书法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及版本价值。

二、西周小垂腹扁足兽面纹青铜鼎（仿制品）。原件属于长兴县博物馆藏品，兽面纹青铜鼎敛口宽沿、立耳、鼓腹、浅平底、高圆足，腹部饰有两道弦纹，主纹饰为左右各一凤鸟作回首状，两凤鸟之间则有一兽面纹。器行敦实厚重，只须一眼，便可让驻足观赏的市民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脉络。

促织时光——赏钟文刚瓷板画之蛐蛐篇

有趣的是，两只雄蛐从来互为天敌，双雄相遇从无儿戏，唯有战斗。

听得一阵像是以声壮威的坚翅尖鸣时，正在一片瓷板上的陈草污藻里寻找“石二”的名章落处，刚想好好琢磨每幅画独特的留章版式，冷不防就有阵阵旋风刮过脸际，板上留白的长空阴霾沉沉，暴风雨来临前的攻守进退已然不知多少回合。我一边希望目光能早早离开这荒滩杂野之地，一边又感觉自己内心的胜负欲被激发了。立刻分析它们的触须方向、口器大小、前腿的跨越幅度，后腿的伸缩程度，尽管细致入微，仍无法预判谁是最最后的赢家。于是我的一群好奇的朋友们赌马似的各打己见，有人觉得上方那只，腿部色泽相对较弱，前腿伸展不充分，可能已是强弩之末；也有人觉得同是这只，开口威猛，振翅剽悍，战斗力不容置疑；还有人下方这只目光凶残，触须如利剑，六条腿火力猛开，理应必胜；同样有人见地独到，入木三分点明下只胸部褐熟，后腿暗朱，脑笨躯重，属于外强中干一类，经不起沙场检兵。我万万没想到两只蛐蛐只是来客串了一下她的世界，却让自己陷入了它的世界里神志不清。他似乎自己从头到脚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毛孔都在眼前刀光剑影、硝烟四起的战场出生入死，但闭一闭眼睛再睁眼，又觉得有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走近他，亲近他，修改他的认知，这可能不是一个斗争画面，只是两个曾经打打闹闹年少失散的伙伴，热情奔赴互道衷肠的久别重逢。

我暗暗一惊，两只蛐蛐的凌空相遇竟有似敌似友，可敌可友的对立统一。回忆初次见钟老师静观堂的长幅枯木条画，同学问见此画的感受，我说自己是外行，同学说那就说说外行的感受，我说就那种困王霸业，一气呵成的感觉。我清晰地记得自己被笔锋和线条的气势推翻的那一刻，内心激荡，久久失语。半月后，惊见瓷板蛐蛐，与钟老师对话，我说老师你画的不是画，是音乐啊。老师说，绘画的确讲究气韵生动，与音乐可通感。我似乎觉得蛐蛐的每一次振翅搏击和唧唧促织，都在瓷板上唤起自己年少的时光，那段时而与伙伴打闹生气，时而嬉戏开怀的时光。

只是岁月流逝，生命的节律渐渐模糊，现实与过往频繁交叠成不可触摸的幻境，幻境里有两个陶醉于瓷器，古玩，园艺，书画里的男子俨然若客，称兄道兄，徐同学称钟老师文刚兄，钟老师称徐同学夏予兄，许是互为彼此学识折服，谁也不可使对方为弟。他们跟笔者家里两个谁也不愿为弟的孙辈小儿恰恰相反，一个年纪小，个子高，一个实际年龄大，但长得小，个子大的觉得大个的应该是哥哥，年纪大的觉得年纪大的得做大哥。瓷板上的那对难辨弟兄的蛐蛐不停地在笔者的眼里突破幻境，我忽而觉得它俩就是敦厚若朴的徐、钟二人，互为蛐兄；忽而又觉它俩是天真无邪的家中小儿，互不肯弟。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连同半月前初次见面死命憋住的那部分也喷薄而出，竟笑得花枝乱颤，久久不能停息。

曾无意中潦草看过“珠山八友”的瓷板画简介，深知以瓷入画，以胎为纸的不易，总觉得在瓷板上彩绘的



湖州镜文化版本展《宋韵湖镜·映照古今》场景

三、《说无垢称经》。宋刻本《说无垢称经卷第六》属于国宝级的著名古籍珍品《思溪藏》（湖州本）的一部分，是自问世千年来从未再度面世的一部雕版藏经，其印刷流传充满传奇。

四、《唐骆先生集》。唐骆宾王撰,明王衡等评释。明万历吴兴凌毓楠刻朱墨套印本。

五、《说文解字系传》，清光绪元年归安姚鼐元川东刻本。姚鼐元，湖州归安人，字裕万，号彥侍。姚文田孙。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光绪间历任湖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承祖父家学，精于声韵、训诂。

六、《宋韵湖镜·映照古今》。由杭州国家版本馆与湖州市有关部门联合策划推出的“宋韵湖镜·映照古今”——湖州镜文化版本展，已于2023年8月正式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内开展，计划展陈至2023年10月31日。湖州镜以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精湛的工艺闻名于世。它的美学追求在于简约而不失精致、素雅而不失高雅。宋代湖州镜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制品，更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的表现。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象征和审美追求的体现。本次展览共展出精品铜镜160余件，其中宋代湖州镜130余件。形态多样、造型精美、技艺精湛、品相完好的铜镜，按照镜源、镜精、镜韵三个单元展陈。本次展览堪称国内湖州镜精品的首次大规模集成展示，打造了一场宋韵美学的专题视觉盛宴。

杭州国家版本馆是新时代的文化地标，是国家站在文化安全和文化复兴战略高度上谋划的用以存放保管文明“金种子”的“库房”。其一砖一瓦、一棱一角的背后，是中国人珍视版本、珍视文明的品格，是文润浙江、文润中国的底色。一方地域的人文渊薮，终究成为这方地域黎民百姓的精神滋养和文化基因，或隐或显地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洒漫开去。民族复兴，文脉绵延，方能烛照前路。

茗上漫笔

宁静的马军巷

洪明强

在我国，每个城市里都有巷子古弄，所不同的是，北京人叫巷子为“胡同”，上海人叫“里弄”，湖州人叫“弄堂”。在胡同、里弄里，能听到正宗的京腔和上海话，而在湖州的弄堂里，我们常能听到主人送走客人时说的一句“百坦”的吴语。百坦，道出了湖州人柔软而慢节奏的生活。

湖州地处太湖南岸，是江南著名的水乡城市，很少有旱灾、地震。湖州是个小城市，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湖州的弄堂里，没有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那么喧嚣热闹，尤显宁静，静得能听到人们走在巷弄里青石板上“笃笃”的脚步声，和墙门上铜环轻轻的叩门声。

笔者曾在马军巷居住多年，深知巷弄里为何会如此静谧？我家的墙门堂外，竖有一对“沈氏堂界”的花岗石门框，走进墙门就有一个大院子，南北两边都建有楼房。再往里走又是一个大天井，天井边有一口古井，四周建有一幢连体楼房，楼下有几间厅堂，厅堂边全是厢房，厢房已成了邻居们的厨房。楼上的屋檐、楼廊相接，这些古建筑占地大，院子深，院子中带天井，整座古建筑，布局合理，浑然一体，主梁、廊道上的立柱、厅堂上的落地长窗，均有浮雕，各种人物、狮、象、马、龙凤及花草树木、奇鸟异兽，形象生动，精雕细琢。院子、天井中的石级，均用雕刻的花岗石板，和长条石砌筑，这幢楼被居民们叫成“走马楼”，前后院的楼顶上各建有一堵封火墙，既能挡住火灾，又能挡住声音的传入，谁在巷子里放鞭炮，声音再响也不会惊扰墙门堂里的居民们。

据熟知湖州人文历史的邻居陈老伯说，马军巷曾是南宋大将军韩世忠驻扎宋军、养马的地方，后故取名“马军巷”。那么，当年宋军屯兵养马究竟在马军巷的何处？在马军巷的十几条弄堂里，唯有狮象弄里有个大院子（原湖州军分区人武部），还有后院，那驻扎宋军上千官兵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马毕竟是动物，每天所发出的嘶叫声，难道不影响马军巷里百姓们的正常生活与休息？其实不然，马军巷里凡是有钱人家的屋顶上，都建有封火墙、马头墙，还有楼房外那一堵堵高高的围墙，都起到了防火、隔音的效果；弄堂与弄堂之间的空间，七弯八拐的小弄，和屋顶上那无数的瓦片，都是天然的消音器，巷子外无论有多么喧嚣，响声有多大，当声音刚进入巷口，便会自然消失在马军巷的条条弄堂里。

当然，马军巷里的宁静，是由骆驼桥上、东街上的喧嚣声衬托出来的，当你从热闹的东街上，一头钻进马军巷，你就会仿佛进入一条宁静隧道。或许，你会感叹：哦，这里离东街仅几十米的距离，怎会如此安静？静得一根银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夜间，行走在弄堂深处青石板上的脚步声，清脆悦耳，余音袅袅，会传遍整条弄堂。偶尔，不小心踩到一块已松动的青石板，青石板会发出“噼啪”一声，行走的人心也跟着“咯噔”一下。

有时，马军巷十几条弄堂里，会同时遭遇雷阵雨的侵袭，雷雨时，电闪雷鸣，建得再高再坚固的封火墙、马头墙，也不可能阻挡得了电击雷打。相传，古时马军巷里曾发生过封火墙、马头墙遭雷击而倒塌的事。到了晚清，巷弄里的居民在自家的屋顶装上了避雷针，有的避雷针巧妙地装在了马头的嘴巴上，从底下望上去，像马嘴里吐出的舌头，形象逼真，又能有效地防止雷击。巷弄里下雷雨，不同于大街上，豆大的雨点携着大风，斜着倾盆而下，泼向一幢幢古建筑、大小院子、落地长窗、镂空的小窗户。屋檐上的雨水顺着瓦片哗哗地往下流，巷弄里顷刻间变成了一条条雨巷，雨水从青石板上流入阴沟。有的小弄里的青石板被拉破、淤泥堵住了下水孔，雨弄变成了水弄。雷雨终于停了下来，巷弄里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通阴沟的、扫水的忙成一片。

雷雨过后，笔者常喜欢漫步于马军巷的钱家弄里，听着屋檐上雨水往下滴的声音。有一次，我刚走入弄口，巧遇两个女人从两扇窗户里，往外探出半个身子，我以为她们在聊天，她俩却说：“在听雨滴声。”“叭嗒、叭嗒，嗒、嗒、嗒……”这一幕，是我在钱家弄里看到的最靓丽的一道风景，滴水之声似乎放慢了节奏，宛如弄堂里一个个跳动的音符，由快变慢，以静制动，直到消失在弄堂的静谧之中，这是一种美，美得让我陶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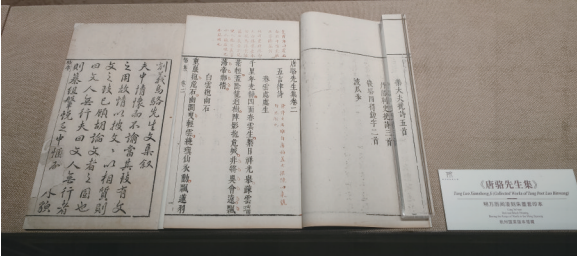
马军巷里的条条弄堂狭窄而悠长，宁静而温柔；狭窄的弄堂里两人迎面时要侧身才能通过，长的弄堂望不见弄底，深不可测；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弄里的姑娘冲你微微一笑，恬美、柔情似水，让你久久不会忘怀。

巷子北面是务前河，常有一艘艘小木船从河面上划过，溅起的浪花声会飞入沿河边的每条小弄堂。傍晚时分，这些弄里的居民闲时爱搬个小板凳、小竹椅，坐在家门口渴喝茶、聊聊天、吹吹弄堂风、看看河面上划过的小木船，忙碌了一天的浮躁、疲惫之心，在弄堂里的宁静中瞬间得到了释怀。弄堂里的一切，构成了一幅幅江南水乡极其精美，生活味很浓的画卷。

今天的湖城，喧嚣繁华。但我同样渴望昨天小弄里舒适宁静的生活。因为，宁静远离烦恼、争斗。那些年，我是从马军巷的每条小弄堂里，看到、听到蕴藏在小弄里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湖州人文历史，和一个个平常百姓的故事。



乌程汉简，2009年湖州市区旧城改造时发现



明万历吴兴凌毓楠刻朱墨套印本《唐骆先生集》

品读评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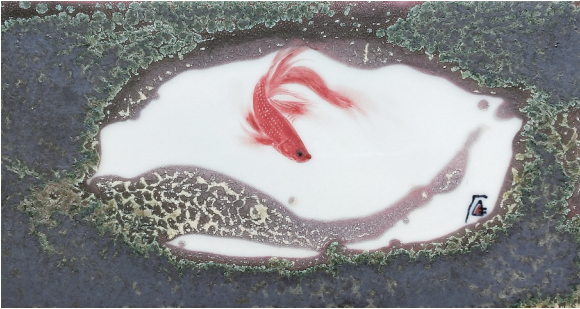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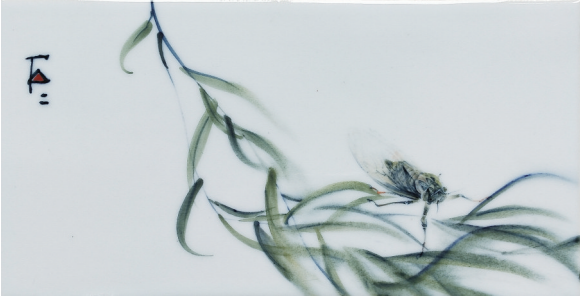


蛐蛐瓷板画

徐秀米

秋初一个下午，与同学一起二访钟文刚老师，因时间不够友好，散场虽晚犹犹未尽。好在“微信”便捷，钟老师的几幅有关蛐蛐的瓷板画就这样以图片的形式与我在线上见了面。

间隔有距的几块水边残石中的一个小爬虫率先闯入我的视野。定睛一看，是一只孤胆英雄花褐色蛐蛐。但见细若游丝的长长触须像两束电波左右发射，显然是探得心仪之物，前足两侧促蹬，后足收缩蓄力，一弹一跳跃至石上，奋然前行。大概是在这片千年沉积的砂石乱藻中独居得太腻太寂寞，故而对外部世界的猎奇蓄谋已久。它跟另一只于草丛里卧薪尝胆独闯江湖的或者再另一只栖息于柳树枝头的同类一样，虽然还不太老练，但充满向往的精力充沛以及瀑及灵魂的灵韵跃然瓷板之上得隽之永。瞰着它们，笔者不由得感慨它们真了不起，既胆大又机智，虽孤身独单单枪匹马行动，但绝不草莽行生，乱石中它呈褐色，草丛里又自带黑绿。它们充满心机地把环境长在自己身上迷惑异族，严防不测。只是



虫鱼系列瓷板画